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維子集卷二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王茂源

東維子集卷二十七

元　楊維楨　撰

書

與同年索廉使書

古者天子之於諸侯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尅在位則有讓然天子之耳目不能遍觀而盡察也故每一

州置一伯焉以佐天子之耳目而行其慶讓得一賢伯而所統諸侯不敢有侵虐之政無侵虐而民無有不得其所者此古之賢伯係於時者重如是也今之守令古之諸侯職也今之肅政使古之州伯職也守令之在位者恣掊尅也賢者失也老者遺也土地者不治也而朝廷不知肅政者不察間有一二自强於職土之所當慶者不得譽於左右則覆得所讓是非皂白偵亂其真於是民有訴其寃者如訴於天不得已而謁其所欲者如

謁之於鬼神遂致民氣鬱而不伸小則乖於一邑大則乖於天下長慮君子其不為之懍懍哉伏惟閣下出身以天子之賜進士閣下之任官以天子之寄耳目士有握抱不得展布者以為不得其時與地也今閣下之任得其時矣得其地矣而不以古賢伯之任巡行州郡入其疆宜得慶與讓者不知所慶讓焉民之鬱不知所伸焉則閣下之得其時者與無時同閣下之得其地者與無地等而閣下之出身曾亦何優於旁歧雜進之人閣

下之受官又何優於一州一邑之濫而弗治者哉其於閣下雲泥異途而名則同官也棄官以來已無意於時事而僑居錢唐當北南之會人有自南來談肅政使者之政歷歷如指掌閩閣下行部福興已若干日而父老之望閣下未有所聞覆有所指議流言者亦可畏也恃吾同年故輒有布於閣下幸閣下察焉上有以佐明天子耳目之寄而下有以塞閩南北行者之言也不勝幸甚

投秦運使書

某聞私門塞者公道達私事息者公事明公之與私陰陽水火勢也伸道之公者無他能自屈其私而已矣伏惟閣下清德茂望由臺憲表臣當鹽漕之寄於兩浙臨政以來事之損益因革黜陟用罷一以公為道苞苴請謁無所容徑竇私門塞矣持三尺平桀黠吏不得撓骫之私事息矣私門私事一無以干吾之公宜屬之吏效職而弗欺江之商海之民皆願出於塗而服役於其上

大課運流宿垢刻刮宦稱一專除命遄下自官漕者來末之或閧也然而倉塲屬吏戹逋課者前後凡數十百人豈無是非枉直其中朝廷遣使廡問而訖不得其是非之公何也私之不自屈者公之不伸於天下也故其抱枉受抑之人咸願決之於閣下者以公之道在閣下也其得脫刑禁與省部文符而去者已凡數十人而枉之大抑之久則莫如某也某以父憂去司令之職而司令之課曾無一二虧欠而吏持文深者猶枝蔓其罪不

使其文符而去使公道不在閤下則吏者之言或得以移聽公道而在閤下則吏持文深之過也或謂彼數十人之去勢力使之也閤下不以勢力屈公道則或者之言又過也故某甚不避僭罪輒敢自明一言于閤下惟閤下察之使枉之大者伸抑之久者奮則閤下大道之公不以某一人而累不然或者得以某病公道閤下其能亡所累耶惟閤下以大道之公自任有以絶文深吏之過而解或人之疑且以恕某自明之罪幸甚幸甚

上樊叅政書

某謹再拜奉書於大叅相公先生閣下某聞古有鼓琴於汾滸而釣者聽之曰美哉琴意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夫聲被于琴一枯木之器也而意之所存聽者得焉而況士之意發而成聲聲發而成文者乎萬一遇知己之聽則其洞見所存者宜有過於釣者之聽琴也已伏惟閣下以中州間氣出為當代之英不事舉子學而為天下文章之宗士之相指數於下者曰許夫子而後有

子姚子子元子姚元之後而有子樊子而已耳士不志於見大人君子則已如有志也其不趨下風而求出門下者則其自棄者也其幸早識閤下於任公敬叔之門閤下佐司於中書時敬叔嘗遣某持書幣不遠數千里請見閤下而以病不果行今閤下在行垣去某之居不百里也某嘗僕僕趨下風而又以閽禁之嚴艱於見也則某惟有退處於野與田叟野老為伍耳然力不任貿耒而又竊食於吴教授市中兒以為妻子之養同年之

士有舉其於錢唐典市之官使苟食於市猶勝於挾策小兒去家僅一水隔猶勝於調邊數千里其相知無踰於同年而所舉如此則某之不受知於當世而切切於知己者之求蓋可知矣傳曰隱雷自天而昆蟲已聽陰雨在漢而柱礎先覺幾之先動於物類者如此某之於閣下懸隔若相絕而心動於閣下見於先覺則恒目睫之近故敢不以再進為瀆而懐抱所著曰平鳴集者二十卷古樂府辭者十卷謹上獻於閣下蓋將託知己於

閣下也閣下倘賜之聽覽則某之心所存者將有白焉其不愈知音於汾滸者之琴吾不信矣謹書

上寶相公書

某謹再拜奉書于復齋司憲相公先生閣下嘗聞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者遇知已而不伸則亦與不知者等耳有人於此懷抱利器而以世之流言中傷不得與時之君子者列必急於求知已非急於求知也急於伸志也僕自棄官以終二親之養養既終而吏部不調

者十年然十年之中服近文章砥礪廉隅未嘗敢一日叛吾教也世之自謂英傑之士往往有不遠數千里考德問業於僕者則僕又以自信決非明世棄才也僕所著三史統論禁林已辟余言而司選書者顧以流言棄余謂楊公雖名進士有史才其人志過矯激署之筦庫以勞其身忍其性亦以大其器也杭四務天下之都務也俾提舉其課而後除以清華處之未晚也僕之不遇如此屈於不知己者也士遇不知己雖孔門聖且辨不

能白於人矧又蔽以流言者歟伏惟閣下以高等進士
賜出身號虎龍之榜不二十年歷清要為明天子耳
目才賢所在雖讐必舉雖草野必訪矧又辱知己者乎
而僕未嘗伸吭鳴一言於閣下則僕之自棄罪也僕在
吳興時固嘗執筆以登載閣下之治績在錢唐時又嘗
偕歐陽生以侍筆櫝於閣下則謂之舊知己可也久必
待遠必致者儒行之言舉舊者如此僕離閣下也久去
閣下也遠閣下在高要舉舊而不攺儒行信其賢而不

信人之流言則僕之不避瀆而鳴知己於閤下者不得免也庸是輙敢有布於閤下惟閤下賜之覽察焉則僕之伸於知己者在閤下而不在他人也決矣

代宋無逸上省都事書

去秋攀餞舜江伏承教誨奬誘意甚勤懇若將推而納諸古學者之後公卿不接晩生久矣何幸親承其寵是以感激忖度至忘寢食思所以報知己孔子曰才難某始讀此猶以為疑以為人苟有志何才不可成奚難之

有更涉七八載志雖不變而其學視之古人奚翅霄壤之殊然後知才之成信乎其難也蓋某自九歲知讀書陋邦之中無良師友誦習數載雖訓詁莫曉年十六歲去學吏時家祚益落先人没六年矣一日讀言行録至范文正公事悚然如有所發頗知古人所以立志然猶未知所以用力今年春游暨陽從鐵崖先生學春秋方其欲往親戚摘其迂鄉里哂其往幸而楊先生遇之如骨肉不然不能一朝居也幸粗聞為學之方則循序漸

進洪其心而密其功者為庶幾也以故絶去狂妄躁急之心歸栖一室寂寞自若且五六年而才亦不知其成與否也自顧蓬蓽之家累重產薄生母年近六十咨嗟太息以某雖從事於學而不能畧有所補於是奮不知恥西見明公嗚呼不有知已如明公者何以成其志哉某於明公其分甚遼絶一旦拜下風即謂可教而待之以禮其後數進見恩意彌篤伏語之曰人以貴盛而流於卑汚者多矣生微賤而能卓然自立未必不至貴盛

也勉之哉某立志之迂雖親戚不見閔而明公惓惓若是則世之知己者未有深於明公者也遇知己者而不求所以自伸則與自棄者寧有以異乎故復陳其坎坷之狀達於左右伏惟終曩日玉成之賜為之留意使上有以寬親之憂下有以安己之志得致其材之所進而無難戚之歎不勝感恩之至罄意而言不覺繁委惟少垂察焉

與吳宗師書

僕讀傳至孔子稱老子通禮樂明道德之周遂師老子則知先王之禮樂道德在老子者未墜而孔子師焉孔子師老子則老子道與孔子道弗殊且老子固周藏室之史也又知其學有資於時君不徒五千言道德之述也後之道家宗老氏太史公取其言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故西京賢君資之為南面之術而成清淨寧一之治其效不誣已迨效者宗其傳而欲滅絶禮樂槌提仁義曰虛無可以為治吐納可以長生則吾未知其說也

我朝抑黜百家尊上孔氏而老氏之宗仍俾其徒申教章以裨治化故今孔老氏之學並行而不悖夫老氏之傳至後漢實為輔漢氏之術其效能使上之人恭己垂衣裳而治下而庶類之繁幽而百靈之祕罔不從令而受職以驚動之古初之所無而實吾先聖師之所不能有也宜上人優崇之呼為天人之師法屬國不得私懷劒章而俾得懷之王公大臣無不名而拜者而俾得不名不拜其恩隆數異又絶古之所無也天既昌其子姓

以壽其術又必昌其徒以衛其道如今桂堂氏與足下後先出乎其間蓋不偶然矣今天子留志史學以館閣之才為未足遣使草野以聘處士之良而於足下濶去廌陛賜之燕坐訪問至道以及乎歷代圖史成敗禍福之跡足下片言又足以予奪可否雖一時稱良史才者不能過比之鼻祖職藏室益又有光矣傳曰學老子者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其儒者徒也孔子不能不師老子某其敢絀老子而以足下之道為異而不資求其所

至者歟其早年以試藝上春官識足下於京師足下還
山而某亦去官又與足下會於錢唐湖上然未能獲一
議論之交一文字之往復近因足下高徒某南歸番陽
膚是上淑孔子師老子之原而知足下之道未嘗余悖
者書之以達掌記惟足下不以儒學為絀而有以先王
禮樂道德之未墜者教余則幸甚三史統辯若干言大
禹觀銘仁清觀碑二通隨此錄上不宣

說

鈍之字說

雲間郁生父名之曰銳請字於予予字以鈍之銳必鈍銳不鈍養銳者摧矣三尺之鋒出削示人曰孰敢攖我而敵有折之者鋒不藏也鋒銳而藏於不銳其孰能禦吾之銳哉故曰銳以鈍養老子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老子之辯養於訥天下之辯莫能勝老子之巧養於拙天下之巧莫能爭生之銳養於鈍則天下之銳莫能敵矣庖丁之刃十九年所解千牛而鋒若新發硎者何也

其投刃於虛者鈍以養其銳耳鈍之勉哉以銳用銳天下有攖之者以鈍用銳千牛之解者恢恢乎其有餘地也鈍之勉哉毋輕用銳

數說贈吳鍾山

予讀吳志觀趙達九宮一算之術其計飛蝗推鹿肉算其年月日時中之類其應如神公孫滕事之為師欲得其術而為此術父子不相授受也夫聖賢道學固有授受而術者之本雖父子不能相授受也學不難於聖賢

乎松江吳鍾山以太一九宫諸算之術鳴江湖間自謂其學傳之父竹所君竹所有傳之其父一峰君趙逹父子不能傳其傳而傳鍾山之傳祖父孫三世非其天授之性異於庸衆人逺甚能之乎故公卿士庶咸知推尊其術而鍾山亦自閟其術不輕以語人余在姑胥時鍾山持助教字文氏詩来見予不扣其能鍾山亦不言也余遊松鍾山又見余璜溪之上乃曰先生棄官已十年數盈十必變數豈有往而不復詘而不信者哉截自四

十九而往為余下箸籌前來之事某年曰起某官某年曰移某所某年曰當調內某年曰年來致事而先生已在水之南山之北矣余為之莞爾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天地之恒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君子之用數也故君子得時則義行失時鵲起數之一定者在天而用之隨變者在人故君子以理占數也子徒能瞷吾以一定之數其能之乎用數之道不為數禍福窮亨者乎鍾山謝曰吾能知吾之所知特不能知先生之所能也請

書其說將循海而歸見余方外有道原衍禪師禪師靜閲萬物之盛衰而其所傳之道有不物之者在與吾不異也出余言以質之

命說贈夫容子

容有夫容子過余譚壽富貴人之命曰某不道也而算踰大老至某不仁也而貲連鉅萬不學無術也而官極隆品吁德之不勝於命也奈何予莞爾曰甚矣夫容子之不讀書也子不讀郭先生之議北宫西門二子之厚

薄歟則知命有亡瘉乎德者西門子之達非智得也北
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西門以命厚自務北宮以
得厚自愧皆失固然之理也先生之言一出西門不敢
言達北宫退而衣褐有狐貉之温食菽有膏粱之腴蓬
廬有廣厦之癊蓽輅有文軒之飾終身卣然不知有榮
辱之在人在我也此德勝命說也夫容子談貴富人命
屢矣未見譚德人之德浮於命者予游東州金華有鹿
皮子武夷有清碧君會稽有梅梁道人皆寠而有隱德

不顧乎人之食肉繡衣連欐之居結駟之騎者也子往見之試以吾言扣之其識德命勝不勝之辨已夫容子行書其説以去

拆字説贈陳相心

拆字之術原出於蒼頡而説得於子華子頡之制字象形諧聲各有其義子華子於制字之破嘗推其説曰韋革雖揉擴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以此知物之剛柔雖不同而同於一也盡使字之寓意義一一若是揚

雄許慎之説不亦闇哉永嘉相心生以拆字術鳴於公卿間其推原禍福考索成敗亦既驗矣生亦能以子華子之所推推之乎子華子曰無數無有隆庳無形無有成虧生能泯其數形勿使庳有隆之因成有虧之漸吾且許子得道於頡之初而游於河未圖洛未書之天已字之制拆何有哉

神鑒説贈薛生

嘉禾相者薛氏生以神鑒自命裝潢名公卿所贈鑒卷

訪余雲間次舍自乞一言余莞然笑曰生知夫人鑒乎物之善鑒若鏡若珠若縣若靈石若止水若白日明月而鑑之神至人則莫能洞物之徵其鑑之神者大無外小無内前無古後無今適説莫之適庚説莫之庚此人之鑒之至也君子談神鑒者曰叔向氏之於伯有也子輿氏之於盆城也郭泰氏之於史淑賓許劭氏之於曹阿瞞也又高而神之圖澄之鑒河黿也辛有之鑒被髮也延陵子鑑國姬公旦之鑑世也已經乙鑑愚愈推而

愈神若是者斯可與語神鑑也已嘻是豈許負氏之細伎乎生之神鑒其亦識是乎生逡巡拜手於顙曰牛馬走於賢聖之鑒乎吾知願學焉庶先生大人之大余鑑不啻許負氏之細伎也請書卷首為薛氏月鑑誌

說相贈王生

予史鉞之言曰敗天下之士而亂天下之事者相者之言也相韓信者當背而後貴啟信之叛者相也相鄧通者當貧而餓死激帝之富通者相也相英布者曰當黥

而後王縱布之為過坐法者相也相章昭達者曰貌虧而後貴縱章之毀傷遺體者相也劉惔相桓元子曰子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啟温之懷異而亡軀者非惔之言歟來和相晉王廣曰眉上骨隆貴不可言也啟隋文之廢嫡而喪國者非和之言歟故曰敗天下之士亂天下之事者相者之言也容有術唐許之術者曰王生松溪來訪余睦州談其術於廣坐中曰某人下吏也術經業可封侯其人存心孝恭當享遐算其人夙有隱德當

及上第余義之曰善哉生之言相也異乎吾史鉞之所陳者乎吾聞嚴君平之卜也其語於人以忠孝得曾子之教若生之語相於人不得曾子之教者乎生別余上京師求一言叙行卷故引余史鉞而復有取於生之言者書以為贈

仁醫贈劉生

仁人不得為良相願為良醫則伎之仁而善濟世者莫如醫已及讀扁鵲倉公傳則怪其方術之仁而鵲不能

令終倉匿跡當刑徼少女幾不免焉何也史謂美好者不祥之器予觀鵲秘所傳方時昭名譽於諸侯此取媢得死之道倉挾鵲祕書決人死不為人療病使病家寃之此又取怨得刑之道何尤於器不祥耶倉之師陽慶公孫光也慶亦不屑理人病光屬倉積方勿令教人嘻師弟子一何不仁之甚耶河閒醫師劉本仁壯負遠志北上京師不得志輒放遊名山至廬阜遇至人授以肘後書洞究醫家微奥遂以其伎翺翔吳中吾喜其視人

疾病若己有之施藥不以貴賤富貧貳厥志其蓄奇秘不畀於扁倉而施方伎職理病實上於扁倉者若本仁者可稱仁醫知本仁而謂之罷不祥可乎若至仁者授鵲之祕又孰愈授祕本仁乎葢本仁儒家子臨江教授之孫宜其得仁之實而又能廣仁之施如此本仁字起元既自號其藥室曰仁而求言於余故為作仁醫贈云

論

馭將論

將國之爪牙也馭之善則得其利不善亦足以致吾害葢驍武勇鷙鷹搏而虎噬者其素所蓄積也又況有挾功而驕恃恩而放者乎故臨時馭之以智術而不勝者不若平日束之以威令之愈也葢嘗觀漢髙祖以術御韓彭者不幸不勝則殆矣當時如韓王信陳狶盧綰者皆號恩昵親黨亦逺起而為亂髙祖倉遑奔驅而僅勝之吁一有不及天下非漢事矣然則漢之有國不幾幸乎及觀周世宗之馭下也而後知髙祖之勞於智術不

如世宗之逆於威令也世世至五季將之驕惰者甚矣梁唐晉漢大率以是喪主威而至於亡也世宗崛起獨秉威令於下陵上替之後何樊愛能不用命兩人一誅而後世宗猶於不臣之將王景韓通輩收其爪牙之力如獵者之役鷹犬耳其去高祖以術御將幸而勝不幸而幾敗者不亦優乎今淮吴府之僚將也皆一時昆弟交也葢有親昵恩黨過於漢者大抵以權利相合則亦以權利相睽慎於利害之際不能無疑則隙之所開矣馭之

稍失其道則有怏怏恥於北面者不可不慮也慮而後結之以恩恩之不勝籠之以智智不勝則將若之何吾為此懼嗚呼高祖之術世宗之法惟善御將者審其勢之利鈍而為之所也故作馭將論

人心論

夫人心者天命之所繫國脉之所關也劉文叔之中興也民見者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此人心之思漢而文叔收之以中興也郭子儀李光弼之匡難也民見

者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此人心之思唐而李郭收之
以匡難也故曰人心者天命之所繫國脉之所關收人
心者要當使之如父兄子弟之親親出於天情之固結
而不可一日離而去也人心一歸天下事無不可為人
心一去天下之事解體矣載論三蜀之人心在於關江
漢之人心在於城一關失則三蜀皆無以自存一城破
則江淮無以自守此無他人心所固者在關與城也二
廣之人心在於嶺兩淛之人心在於江一夫越嶺則二

廣之民皆憂惶而不可禁一舟渡江則江左之民皆潰發而不可支此無他人心之所固者在嶺與江也善用兵者必先有以收天下之人心又有以固天下之要害天下之要害固天下之人心固矣今日之人心閣下所知也其叔之固之之術閣下所行也然有離而去者何也官軍所之先以花猫金鎗之黨蕩覆我民舍離析我人心使之荷擔以待襁負而去吾之屋廬皆為彼之營砦吾之牛羊皆為彼之膾炙妻妾子女皆為彼之奴婢

金寶財物皆為彼之裹囊城郭之民養卒如養虎田野之民避軍如避寇今日人心離離而去者以此尚能為閣下守要害乎閣下以誅討賊虜恢復王土尊奬王室為己任則請以收人心固人心為第一義也吾故斷之曰人心者天命之所繫國脉之所關也作人心論

總制論

吾聞兵法在古有五乘之制五乘者軍法之根本而人心之所由以一者也人心不一而欲守之固戰之克者

無也俚語曰十人一心有利買金十人十心無利買針夫使百人操兵而攻虎者虎勝使父子三人荷鋤而攻虎者人勝何也百人之心殊父子之心一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總制之所以名者一衆心以制敵者也非徒一號令一服色一旗幟一金鼓七投虎龍八陣之法也夫一衆心以制敵則非律以五乘之法不可也人心有所不一雖十萬百萬之衆而心各心於百萬則固不如十人一心之為利也故戰之勝負不在士之多寡而在

於心之一不一也泰誓受有億萬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是商民之衆心不一雖衆無所用之周臣之心一則雖十人而可敵億萬人之衆也後世伍乘之法廢士心既不一而將帥又無所統至於忌能爭功一麾之下自分疆界一捷之中妄分彼我諸物之心如此況可一知士之心乎吾求賢將帥於三代而下如春秋郤克士燮欒書者亦可稱賢將帥矣於鞌之捷克之言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燮之言

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書之言曰燮之詔也克之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二三將帥更相推讓不自有其功而中軍統屬未當忝也今秣陵之喪師者衆心不一也建德金華之繼喪者衆心不一也各帥之出鎮東鹵者曰漢曰惟曰猫曰豬部落衆矣而衆心果能一之乎總制者果能盡制之乎諸部之心未能如周之亂臣又未能如于搴之諸將吾恐繼為秣陵建德金華者可畏也故以古者伍乘之制周亂臣與晉三帥之

事為總制論

求才論

可緩而不必求者天下之常才不可緩而必求者天下之奇才也蓋事變出不測者非常才之所能丁而必濟之以奇才奇才不可咄嗟而得也必求之至蓄之素也譬之醫家之蓄物也蟲魚草木之劑出於市之所易得者不必蓄也至於山海之奇産非市之可常得者則固旁搜素蓄而為吾卒急之用也今寇之窺釁於我患有

不測而起者吾猶夫常才以處之以為其人易得也其術易曉也其需易應也譬之治奇疾而欲用草木蟲魚之常劑其不誤而敗者幾希矣今夫提市井之衆以與悍敵抗出奇謀祕策以應其變而制其勝或單詞片檄而下其城於帶甲百萬之衆則必用夫不常之才乃可耳其人於千百人中或一人焉千萬人中或一人焉不可朝取而暮得也必先君以求之至蓄之素而應吾不測之用如山河之奇產然後有以應天下之奇疾也於

乎天下之奇才王伯之佐乎閭之謀主也代未嘗乏求之而不得者以求者非其道求得其道而又用之或非其所也急奇才者不咎吾求之非其道用之非其所而咎天下之無奇才也不亦過乎劉備苻堅嘗知奇才於葛亮王猛故求之急而任之為謀主周亞夫亦知奇才於劇孟求之緩幾資謀於野蕭寶寅亦知奇才於蘇湛用之失其所而乞錢以去李密亦知奇才於徐洪客用之失於緩而其人已在泰山之巔矣惟閣下立賓賢之

館於奇才也亦知所求矣然求之非其道用之非其所則孰愈安坐而不知求者哉吾以為閤下圖伯必得謀主欲得謀主必求奇才故作求才論

守城論

城以保民為之也城不保民則不固不如恃民之為固也故曰衆心成城誠以恃城不如恃民也苟得人心雖畫一地而守植表而限可也不然崇城列天嚴扉重閉我之民心内攜而外叛曽不若折柳之樊吾圃也昔梁

伯亟城而不處民罷而不堪則曰某寇將至楚囊瓦城郢而沈尹戌戒之曰苟不能衛雖城無益是皆恃城不如恃民之說也今錢唐新城雉堞既完地隍俱備人度作者之少難吾猶慮守者之不易也南翁之言曰居城者不築築城者不居姑以近事明之四明之城不曰禦方寇乎而方寇居之新安之城不曰禦流寇乎而流寇居之睦州之城又以禦邊寇也而邊寇卒居之豈非前轍之驗乎稽諸圖志臨安之城凡一百二十里宋人興

築歷十有三年而不能完其半今之板幹取辦於時月之間雖有神工鬼役吾不之許不至羣架以成鹵莽滅裂之功令兵疲食盡不於此時為討虜復城之舉而為此自疲自困之計此虜之竊笑吾禦敵者為無術矣昔齊王任檀子者守南城而楚人不敢彎弓而南下任朌子者守高唐而趙人不敢漁於河是二子為國長城不啻金山鐵壁之固者不優於一百二十里之雉堞也耶今閣下之守土惟知恃城而不知恃民與恃守將也與

築已還五郡之民財窮矣力竭矣小變怨而叛大變寇乘而至矣此時雖有泰山之城江海之池恐非閤下所能有也惟閤下省之慮之此吾占於人事者又有占於天變者六月十九日火不七日地震此天變之驚於閤下土石之疲也至矣閤下不知收人心以回天意吾未知其可也惟閤下以吾言省之慎之

東維子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東維子集卷二十八

元　楊維楨　撰

傳

麴生傳

麴生酒泉人也名不一或曰醇或曰盎曰需曰耳或又以其善眩勾顔狀呼之曰巹曰是曰需曰差有嫉之者則斥曰離（一本自醇下名皆作酒邊）皆人好惡之詞非生本名也生

初降精於星乃子於麴母媒句師造於夏人儀狄氏或曰陶唐時已尊生於衢句尭禄之千鍾舜罍重生亦酌之以泰尊其人嘔嘔温雅凡冠婚朝聘燕饗禮無不預號為通才尤善導引辟穀之術故其人最善壽飲其德者可千日不食人薰漸其化無不睟而陶出其性真然以為剛則悍慦者化柔則訥者倚之有言愞者挾之有奮始生從儀狄氏進禹時先自啓其繇曰得醴于泉得禄於天實用禮節其爵世延勿用甘言至於流湎則罔

不顛生得綠欲不往狄强之禹見生於食前果惡之曰麴生之言甘後世必有以之亡國者迺與狄俱斥絶之五子遂述禹戒以作歌至商武丁舉傅說以生自喻而期說為蘖生者生名始重後受不道為深池位生時伴食生者三千人商用是亡君子始信禹戒之不入妄也商亡周人監商轍使正掌之大酋監之周旦又以戒成王王亦以誥康叔生後遊魯幾以薄德陷公於楚生名稍減退放肆市閭而先民獻酬之禮荒矣秦興苛律禁

生羣聚民間漢高皇賤時常就生民間飲王媪武負家逮定天下生在上所羣臣皆倚生晏見上至甘爭上罪生申用秦律三人以上無故飲生者罰金四鍰文帝時始賜生於民酺三日武帝晩年耗用又俾民酤榷民間利豪析不遺雖博陸侯第私藏生致京兆吏斧闕椎鑿鑪罌以捕漢法衰生隨好事者時時至揚子雲家以問奇為事生將隱去矣曹操枋國以年飢復罪生表上禁錮法將作大匠孔融力爭之不從君子悼生之行禮與

顧養民者迺終以権與錮敗哉生歷晉唐名復盛陶處士潛家無貲劉始成送錢二萬潛即轉生生受不為汰唐諫議大夫陽城所得俸錢計鹽米外餘悉送生所生亦不辭生迹若嗜利心實儻盪無校計以故不問人賢鄙貴賤老稚皆獲與接顧獨卻交老釋氏與喪服之士其人或潛致生往者生輒能形見之其去就辭受非人取量若此惟性過和順雖樂君子宴娛亦貪與婦人俱漢司馬相如竊卓氏至臨邛人不得窺獨生得狎之壚

頭晉阮公籍東鄰有美婦亦與生狎至招王安豐輩時時過生所借生熟卧婦側末與王永安婦交掌娛人則法士所羞譚也今上起生青州從事上見其貌古而中粹然問壽幾何對曰臣自農皇時至於今二萬五千四百二十有八甲子矣問壽何術對曰臣不知他術惟不死天和耳上方有事南郊及養老錫功一㨾生古禮生定一代儀稱上旨升從事秩歡伯又加爵醉鄉公食若干户後歸老於鄉莫知所終

太史公曰余嘗疑麴生之為人稱聖矣而溺之者亡國殺身則斥曰狂然交神明揖遜俎豆又何其唯唯耶然則生一人顧用者何如耳論者曰良將仗一簞投河上而三軍為之死一陷反閒則胥遯為敗軍之將此其用善不善效也觀其生之用而卜成敗雖千世可知已

氷壺先生傳

宋蘇易簡欲撰氷壺先生傳而不果密溪清上人請余補之且屢奉蔓菁供遂為援毫傳曰先生姓蘇名葅字

受辛始祖出蔡其後分旺蜀者名蔓菁知名於諸葛武侯亮亮嘗稱其有六利蜀子姓名於唐者曰金城土蕪先生金城後也性甚清淡生不嗜羶腥幼時在金城遇相者曰蘇生負濟民具苦無食肉相異日徒以三百甕黄為其料錢耳然士大夫欲命世者不可一日不接其旨論先生學殖滋長時出其根苗三千貴人鼎自以薦其用能使歲不饉不然民有吾色且能咀得吾本者曷事不理貴人斥之曰賣菜傭槁項黄馘類古野逸雖釋

老氏精戒行者亦與接飲食惟太學生交最密嘗相揩
笱富貴毋朝夕忘人有誚者曰太學生腹彭亨五經笥
實萊罌五侯食客曰淳毋氏牂氏摩氏等凡八人咸謂
席上珍八賓或取猷於主者必召先生與俱主人甘豢
餘若醉若寐聞先生至即爽健起立時先生拔其族種
聯茹至終不與八人者爭進故八人亦無媢之者後豪
侈家有想聞其風采而不可得輒呼帳下兒趣庚氏即
葅及中年令笛用大先生其風味終不似也先生嘗雪

夜有故人痛飲至夜半吻燥甚不可當亟呼先生清談談皆有根依齒牙嚼嚼成宫角已而爽入臟腑清冰瀉玉壺也故人笑曰今夕啟沃之樂雖金盤瑞露無以尚此顧無以謝德厚死謚先生為冰壺從而歌曰我心兮如酲彼美人兮獨醒載歌曰美人贈我菁瓊英何以報之玉壺冰後先生以齒終於家門人圖易名先生含冰壺無當者遂相與謚曰冰壺先生云

史臣曰東海䟽姓分二族居涉鹿山者走足為東居蔡

者如草為蔬東後罕有聞而疎族蔓天下至先生世次
莫詳聞其先蔿進楚惠王以蛭事疎去漢有名平者從
華佗學方藥吐咽若蛇人以為竒先生邁種德而以相
者言不仕然歿謚氷壺天下名士大夫至今宗不衰豈
以祿食哉
氷壺先生葢蔓菁連根虀者是也蘇公周曰連咀數
根其義可推予嘗於霜夜酒渴起詣厨中覔水鼻觀
忽觸寒虀香則誤蔓菁在瓶亟取啖其根渴隨解而

酒俱消矣時惟歌簡齋氷壺先生宜立傳之句與蘇公同一適而傳則同一欠事後見鐵厓先生為蘇公補傳文中所謂咀吾本所謂連茹至終所謂言必有根依者於氷壺為實錄非惟補蘇公之遺實有以慰余心之缺云中吴孟潼書傳後

白咸傳

白咸其先河内人河内曰鹹在夏后時有居青州者歲貢上國末入官至周子孫有曰苦曰飴曰虎者始入官共祭

祀賓客膳羞事周末子姓昌熾在齊東海島間環水以自國習夙沙氏術日以陰陽水火煉脩為事其最功者名成金莞子筴言與齊大夫管夷吾交獨密遂進筴夷吾介之通齊君自贊吾筴可用使齊富強天下夷吾力薦侯曰齊國貧且飢而使成金抱遺利不用是仲不智也知而不言是仲不仁也仲為君得利師惟君法焉齊侯喜用安車禮聘之馭千里驥服其輜裝益闢土海濵鑿井築竈盩茆比比若拂廬然使顓煉脩其中民揺手觸禁

不得犯不一年功地沙土皆成白銀抱利充然而齊霸
天下矣繇是齊侯請於王賜爵鼎侯封其國曰海王俾
世子孫食邑若干户咸去鼎侯十世父曰潤下與母富
氏媢禱於竈得咸漢青龍壬戌生月丁未日者推曰咸
水命日最旺火伏壬戌大海水未月入庚伏運一轉實能贊國家闗
石咸為人魯重嘗自負為席珍與庾嶺梅處士氣味同
酸醎結為伯仲交而世未嘗薦進於上者會吳王濞取
士於魚鹽東海人遂以咸充賦王見咸膚王雪星星然

笑曰咸所謂江漢濯而秋陽暴皜乎尚者用之吳富遂甲他諸侯然濞因是以驕已則亦咸有罪也武帝元封間咸用齊東郭咸陽薦職列大農其族屬名官者二十有九文鍵應前未有官時雒陽賈人桑弘羊南陽大冶孔僅皆併口附咸議得寵幸咸自謂遇不減鼎祖然國未富而民先病矣咸在官若干年徒縻牢廩而績用弗成廷臣有欲烹其黨弘羊者帝晚年亦悔用咸猶未罷遣又學士羣議咸失皆願罷咸而後化可興咸自是稍引退云

太史公曰白氏本出炎帝後戰國時有圭者最喻於利昔嘗見闢孟軻氏咸一志利民覆民是病古之利民不民之利而民自利利莫大焉咸通異是故自齊管氏能用白氏斤斤使其君霸後之得其利者或寡矣嗟乎當咸遇大漢使勸其君除苛令調齊衆不損下以益上庶幾鼎鼐之佐哉

璞隱者傳 為海虞繆仲素譔

隱者蒲氏名玄玉璞隱自號也上世祖徠人戰國有仕

齊即墨大夫又為即墨人其始祖曰㷕氏濕者隱徂徠山得煉形術初煉體赤再而青三而玄其面老可鑑文有五龍章涅初生時筮之繇曰震木其相離火其光非青州黃玄斯用章水石摩盪吸陰吐陽以相四目天下文昌厄祖龍氏玄用皴皺文塞而敝與滕氏同傷孰愈璞隱卒退於洪蒙叶尨俊捏相倉頡氏制字太昊氏著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燦乎其有成章皆涅子姓也秦時有由即墨隱泰山始皇東封泰山遇其人爵為五大夫及

坑焚禍作殃及大夫㣲子在官襲封松滋侯惟用于刑俾議黥劓事時上愚視民曰黔視松滋上黥耳松滋之後曰瑜麋在漢書尚書令僕薦引與管城子穎同升道亦不行蜀人揚雄氏居家習玄學退而依雄雄上長楊賦非藉麋為客則不能見斡林主人故雄始終以客卿呼之麋遂隱於蜀子孫不聞有顯者聞浮提國有分派曰金胡氏汁灑地能幻文成字晉有九子者與二陸為文字交然亦不利大人多利陰陽婚家時祝詞曰九九

子孑生之松滋宜爾子孫蟄如螽斯至宋紹興而玄玉始以璞隱自秘不知生父氏自云繆公子稱知己繆築軒居之且以其姓姓軒權貴人詣蒲軒爭欲致璞隱璞隱終不起且曰吾祖由蒼頡氏召用佐功文明文極而僿天厭僿火羸氏況又僿羸後者乎予不隱其有不以吊滕氏者吊蒲氏此予璞隱亦應祖繇晚年得道自詫曰吾用物精多吾壽可以敵堅木矣入水不濡入火不爇矣得吾道者蓋鮮矣李廷珪墨可以割木入水火不壞

太史氏曰上古有黑卤氏湼出熞氏其黑卤支乎中古孤竹君亦由台氏改墨氏至璞隱又冒蒲去墨氏其先雖爵顯于秦賤與黔等孰與無赫赫名帝皇世而功焕然在天下嗚呼璞隱用不用係天下取舍不幸殘於黥鈐窮於雕篆其命矣乎始繇之見也若璞隱者謂之隱無用文者非歟

竹夫人傳

夫人竹氏名筎字珍瓏自號抱節君其先為孤竹君之

子曰智諫武王伐紂不聽遂不食周粟餓於首陽山且死召其族告曰吾不食死百世後當有不食飲者為吾女氏以捄世之濁熱然未嘗如鎖子婦之隳其節也越若干世為宋之元祐年果生夫人夫人生而瘠如籧篨成將作匠之羅織巧慧其中玲瓏空洞無他腸又善滑稽圓轉雖與人狎其情邈然如木偶氏誚夫人者無益斯分而善之者則無內荒長舌之禍也嘗見聘趙氏子充家奴畜之豫章黃太史庭堅聞其人作詩雪之以為

懟臂體膝辱夫人而況又奴之乎夫人亦犯而不校夫人自以家世素清節終恥屈身於人鉛華絲枲弗之御雖荆釵棘簪之微一皆棄斥由王后嬪妃下至公卿百執事無不罷重之召亦無不往然所在抱節終身未嘗少汚其潔先是得長生久𧗽術於羿娥氏用能辟穀導引以應鼻祖氏之言其蹤跡詭秘當炎而出方秋即遁去囊括其身自比雖有甕人或謂尸解不知其終

史氏曰莊周稱姑射山有神人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

子夫人豈其流亞歟惟其辟穀不食飲故老不死人疑為女仙後人有見於葛陂者與壺丈人同蜕去云

學圃丈人傳

丈人出蕭史氏生龍虎之阜高居會稽之陽丈人生而機悟絶人長而慷慨偉風度有治天下之才而不奸於仕晩乃棄儒衣冠入道研窮至理又自理於畔以老圃為事抱罌握臿不自以為苦築室圃中既以安之人且以學圃丈人目之怪而扣者曰孔子大聖嘗吏乘田莊周

大賢嘗吏漆園未聞以老圃為事如小人之樊而見絕於聖人之門丈人勃然曰有是哉彼有離絕卿相桔槔于園幾於近名攻治陳言腐滅歲絕不窺於園幾於喪真吾幸免乎二者之累園公圃吏為社為鄰人無識我我亦無識於人烏知我不如老圃與古先之至人扣者懣然欲退丈人復止曰汝以予為圃人乎請告若以圃道也理圃者理天下之範也圃而蔬茹出焉藥果實焉材木出焉凡地産之利無窮屈焉一日不治則利盡廢

可不學乎哉噫吁嘻北客馬踐園而漆室女之為憂者長也扣者再拜謝曰始吾以丈人為鉏丁不知其為有道人也野史鐵篴道人為錄其詞為傳而又贊之曰樊須氏之儒叛教自愚於陵子之卿盜䖍自汚吾非斯人之是與其列禦冠之居列子隱居田圃四十年漢隂叟之徒也漢陰丈人歟蓋用桔槹

魯鈍生傳

魯鈍生不知何許人或曰東魯人也六歲善讀書日記

萬餘言十歲能為古歌詩長明春秋經學狀貌奇古人以為偉兀氏魯鈍生笑曰使余抵西域用法科才魁天下士一日之長耳不幸生江南為孤雋落魄湖海間以任縱自廢浙憲使者嘗辟生為書史生拂然也抱成案與俗胥離立大官前非吾業亦非吾志遂卻余嘗邂逅生西湖之西東湖之東與之登天目歷七十二弁之峰題詩絕壁上間逢山中異人讀之咸擊節以為人間奇才也生酒餘必歌詩詩之餘索余莫邪笛作君山古弄

弄閱呼山童出陁尼錦囊中宣和賜墨研銅雀缺瓦作涪州禿翁古木石及中嶽外史雲嶠圖自謂在古無上人欲以富貴勢得之弗能或遇江海奇士不需而乞與之生剛果痶直見人過不能容或面折之有一善則又稱道不已其是非曲直之性頗與余同故余在三吳山水間多與之遊晚年著書自號金馬子有太平萬言書約余北上共余三史統辯陳天子之庭而予未果也今年春忽自葛峰來會余雲間曰吾將挾吾䕫為太史公

遊遇偉人問余為誰余嬾自陳請予作魯鈍生傳故余為之傳云

楊先生曰余友海内奇士屈指不能四三人其一曰茅山外史張公雨其一曰大癡子黄公望二人老矣晚得魯鈍生生始明經不肯冒西俗舉性正矣及遇辟又不肯諂事貴官益髙矣樂從余遊山水間適酒後吹鐵笛和古歌章若狂矣而晩將獻天子書陳天下利病成敗其果狂者乎

慧觀傳

慧觀者東越婦也家世業儒未笄時大父異其警悟授以五行書長而益深其學推人貴賤禍福往往奇中中年家祚落從其夫游江海間夫亦儒家子得妻之術相與簾市肆售其術問者則皆之慧觀氏慧觀清而弱日推言數人得錢給薪米即謝客過其門者莫不目而駭之余嘗與之語而異其人蓋非婦人也慧觀之言曰吾不幸形婦人以生生而不能以婦人自處又其不幸也重

不幸而以生月日為人言貴賤禍福是特以生吾之生
不知生吾之生者果何言取乎不然形吾累也然天固
假我以形而實無形也洩吾以言而實無言也以言求吾
猶索目於影况形乎且吾之為吾亦非吾之所得吾也
吾特吾之耳又不知吾之見者有以吾之不吾者觀吾
否乎然則世之罪我者固不少於生我者也楊子曰婦
人之言有是哉覯乎覯乎可以婦人目之乎吾聞藐姑
射之山在北海中有仙人居焉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

子乘雲氣御飛龍而遊於四海之外水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山土焦而不熱不知溺我者又有所謂水火者焉觀室處者也千里而遊蓋無一日而不在水火中也不為其溺且熱其稱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不自千里者始乎觀乎觀乎吾以姑射之仙望之矣居北海之中者彼何人哉

葉政小傳

政字克明姓葉氏淮陰人自幼警悟知讀書自奮拔既

冠以讀律充浙省幕史善建白論裁常依名節上官奇之至正辛卯隨左丞孛羅帖木兒討海冦壬辰侍平章伯顏帖木征湖廣克池陽銅陵破蘭溪渠魁徐真一砦削平蘄水賊巢屢獲賞給丹陽縣富民束章輸漕至蘭溪見政與語莫逆即以兄禮事之未幾起粮赴泗陽泣別曰弟今濟大江涉重地死生未可知兄平生篤信義願以貲囊相託政固辭弗獲俾章手緘藏之逾月章鄉友朱讓率其奴來曰章不幸入蓮臺湖遇盜死矣請其

資囊政曰汝寓物於章葦未嘗語我我受章託義必質
束氏明以付汝朱以政匿為己有銜之明政抵京口會
束朱氏父子坐丹陽驛門啓囊緘得錢二百五十緡黃
金五十兩白金五十兩珠八千粒衣帛有差歸之束又
得錢五十緡黃金五兩白金五十兩珠千粒歸之朱二
氏盛具酒食以謝政不荅而去政居軍中凡五年悉心
金穀遇有功輙驗格言諸上官上官以其致力匡匹移
文薦之授某官父季實從父蟾心前至元俱奉詔入覲

季實授行宣政院都事蟾心授翰林直學士有文集傳於家云

小鴉傳

小鴉者錢唐人姓張氏名訥字近仁其父某鄉校君性鯁直面折人過無忌憚人呼為老鴉舌訥性如其父人又呼為小鴉游吳出長紙書一通斧鉞黄蘖蔡偽王張氏欲官於弘文竟拂衣去大明天子遣使浙河招異等材訥在選中凡二十五人至京師見天子於謹身殿各

實封獻所言訥笑曰汝輩封櫝上䟦為爛紙語不若訥櫝在尺喙中竟取決於天威咫尺下從則留不則還山也他日言者出訥獨後留上問留故訥答曰請與生詳言首言太廟次千步廊城丁勞死事上首肯之放役丁生還者若干人授官斷事張氏偽官沈善夏昱除官憲府訥聞即走奉天門下白上曰沈夏亡國俘而置之法憲非惟辱法臣辱朝廷甚矣上韙其論即黜退連百餘人銓吏嫉之調訥山東縣令上嘑銓者罵曰汝輩雞狗

忌訥在吾側耶復改授御史後以言中傷臺長請歸天目山弗從今轉諫議官云

雪蓬子傳

雪蓬子葉氏名以清字子澂雪蓬其自號也其先京口衣冠之冑宋末大父懋地華亭父鉷遂家焉蓬貧而尚氣節有古義俠風德清尉劉昶者聞其義聲訴以三喪不舉蓬貸錢五千緡資之監黙縣伯顔調兵昰領顔行囑妻子曰我死母且老當往依華亭葉子澂顔果死一

夕逢夢顏曰老幼難中請以為託越二日其妻子果奉
母來歸逢老其母若己母幼其子若己子淮兵入蘇守
淞苗帥某逌淮帥史文炳以鄭煥尹郡鄭欲火巨室黨
苗者逢素與鄭交白以大義而免持金帛詣逢謝者旁
午悉拒不取鄭辟逢尹華亭紿以父病辭及鄭以賂敗
逮辜者六十餘人逢獨免初鄭獲苗遺米與逢一大舟
不受轉以賑乏絕無斗升及已時避地依逢者若建德
尹楊瑀平江尹貢師泰建德通守毛景賢逢待之如平

時男女踰室家期者為擇配瑀卒囊無一錢蓬殯葬如禮同門友胡方養疴同郡謝氏館方無後歸蓬具藥粥踰月弗救具棺槨會親友籍方遺物咸歸其弟妹關西趙友道逆旅來歸蓬解衣推食閱四載病期月饋藥弗怠浙省員外王國賢以囊槖留蓬所國賢死蓬以完封歸其妻子凡此皆近古豪俠之為也淮南左丞史文辟蓬諮議不起江浙辯章王公以省椽辟幕府亦不起應南京天使訪賢人至淞首聘其人終於不應事母極孝

毋亡哀毀骨立晚年搆草堂蕭之津躬耕在公田鑿老圃以自食其力不入城府者若干人當路重臣識與不識皆慕之如古人云

鐵史曰漢袁絲折安陵富人之言曰天下緩急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至嫚罵安陵曰陽從車騎來一旦緩急不可恃吁義俠之係於天下者如此太史氏俠傳所由作也淞之大姓民武斷其里者主之後之靡耳烏有緩急所恃如心孟者乎若蓬者亦淞之人負氣俠而亦庶

乎心孟之流乎故予特傳之

陶氏三節傳

三節者天台陶明元氏之子婦王氏淑孟女宗媛季女宗婉也淑從夫宗儒爵封宜人吴元丁未秋兵入台淑屬子於傅姆曰汝以歸其父吾揞不兵辱即赴井死年二十八宗媛適里中杜思絅思絅中流矢卒時姑喪在淺土夫又未克葬忍死護兩柩為游軍所執媛不受迫辱兵加刃脅之大罵曰我若畏殺吾已去久矣請速殺

我遂遇害年四十宗婉適里中周本歸未一月兵至持一婢走池滸阽溺一卒突至引其裾曰妻我免死念無以自脫指其婢曰可先妾之俟卒擁婢不為備婉即投池死年二十二

鐵史曰方氏據沿海郡十年所陽浮受明命陰禁民毋送任台陷日忿兵肆戮大姓女婦辱而驅之若狗豕三節乃獨聚於陶氏一門貞白一志從容白刃之下丈夫士有不能焉吾聞明元氏嘗官有元閫檢校衣冠奕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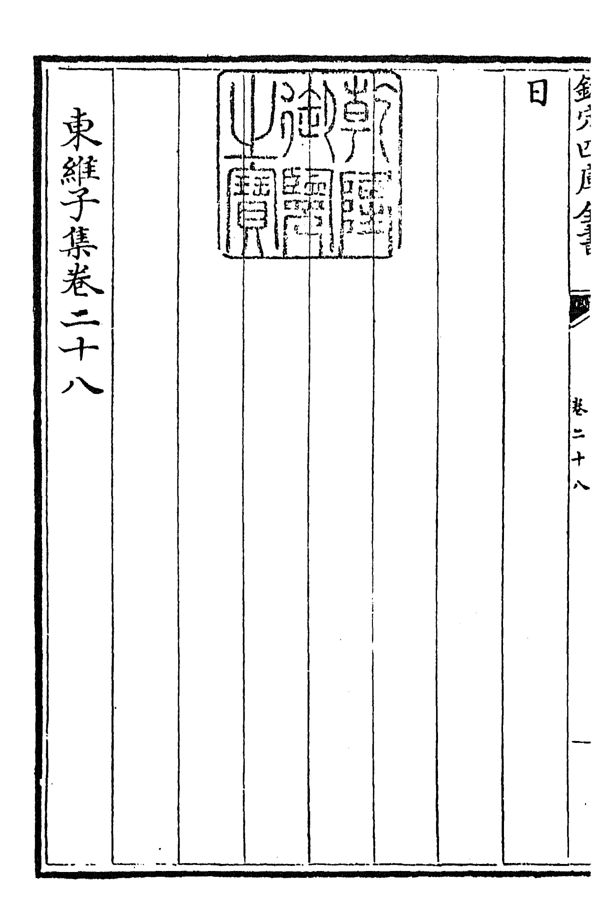
以忠孝庶直為家行配之賢又出宋宗女趙氏也宜其教漸於窈窕諸淑者若此余傳之使采東國之風者得之足以光彤管云

跋

跋君山吹笛圖

華亭沈生瑞嘗從余遊得畫法於大癡道人此幅蓋為予作君山吹笛圖木石幽潤水山清遠人物毣具點綴於豪末者纖妍可喜瑞年未三十而運筆如此加之歲

月其則不在一峰立蹬者幾希矣抑余有感於是者子往年與大癡道人扁舟東西泖間或乘興涉海抵小金山道人出所製小鐵笛令余吹洞庭曲道人自歌小海和之不知風作水橫舟楫揮舞魚龍悲嘯也道人已仙去余猶隨風塵湏洞中便若此竟與世相隔今將盡棄人間事追遊洞庭儻老人歌紫藟如道人者出笛懷裏間吾取其與明猗相樂者引滿數杯據床三弄遂與紫藟者終隱十二峰瑞能從之否至正巳亥秋八月中秋



日

東維子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維子集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王茂源

東維子集卷二十九

元 楊維楨 撰

詩

送薛推官詩四言三章有序

吾友姑胥富子明來言杭州推官鄆城薛公之
人曰薛公起身國子伴讀負特名公卿間連歷
縣尹掖城寧晉得民譽甚三命為今職惟杭實

江以南大府也其俗嚚薄喜訐爭獄市滋起大家氏閥節遷變事情奸偽百方出奇獄訟有他比所不傳雖老財察者病弗遑理推官號難職而於杭號尤難者薛公之來也斷某獄平亭疑法咸一一當葢簾為治本又明德之恕以出之惟簾不淫明不惑而恕無文深之過故臬不頗民用不究自時府中事無問大小咸咨薛公府長吏接之如賓師事有隅其省閲必舛差顛債

一時僚友有坐畔法者而薛公獨歌休聲於民此其賢否優劣之較然者也今將代去丞相府與御史章交上其陟清署以耳目天朝者必矣杭士歌詩鄙腐不足以侈而餞也願邀予詩予審子明言不誣為賦詩三章一章述其善於職也二章惜其去三章期敭清要以副杭人士之望也詩曰

有淵有清又靜且平有照斯應有撓有澄我有疑臬

伊誰質之我有枉罰伊誰出之孰奪我美心如失之雖奪我美其用則邇何以用之驄馬御史雖驄馬史羣吏之師四方之紀

壽豈詩四言二章有序

人情莫不欲壽而貴富人得之者尠賤且窶者多得焉何也天之授人以五福固不兩完也然賤窶者之壽而樂抑又尠矣古之賤窶壽而樂者吾聞榮啟期而樂之以三固未知所樂也此

壽而豈之不易易也中吳瞿惠夫氏家崑之韓涇至惠夫益斥大其門閭而名其侍親之堂曰壽豈蓼斯之詩人敬祝頌之詞曰令德壽豈葢代之壽者不難而壽而豈者之為難也壽而豈者非令德其人曷及爾哉謂夫世德之家也有華宅可以居有負郭之田可以食二親皆具享遐耋惠夫朝夕率其仲上食堂上既有以樂之壽而又有以自樂焉豈之樂固非榮期之賤而

宴得之賜者比矣夫惠夫之所得惠者豈非詩人所謂令德者歟惠夫求予詩故予序之而係之詩二章曰有橋有謖云

有橋洋洋在堂之陽豈弟君子令德不爽文文如瑀璁衡其鏘酌以旨酒以燕樂我父兄瞿叔孝友壽豈孔臧

有謖奕奕在堂之北豈弟君子令德有赫飲御我族以及我賓客瞿叔豈弟斑裳赤舄壽具樂康由爾令德

送康司業詩四言有叙

至正七年秋天子以成均司業之乏山東康公若泰以憲僉事轉是職未幾臺評奪職副庸田司使不三月轉湖南憲使未行而中書以國學公論又立挽於司業其行也吳之士大夫咸贈以言有諗於維禎者曰廉訪使天子執法之臣也司業文墨官亡益殿最者也天下執法臣得一人焉勝百什守令文墨官得百什焉亡愈執法臣一人今康公累遷廉訪使者執法之得其

人者也而成均徒以文墨伎官使其人無乃非
天下制乎維禎曰不然維我世祖皇帝屬統垂
業於後之人不在吏持文法而在傅臣之扶植
倫理也故設官分職司業為國子師氏天子
内長之非天下不居故其人得侍閒於天子時
賜清宴以問道即有所建白澤流四海非尺寸
之細也國有不是師弟子得逕上聞捷於執法
移文符以闗說差次者其育才養能一適而賢

賢皐陶伊尹之徒往往發跡於是其為國利也厚矣薄其功豈在執法左哉嗚呼司業之人也又豈徒取具官亡益殿最者哉今天子承明經成尊師氏之位不卑於執法臣故康公之屢繇風紀以移是職也良有以也哉故余裒次吳士大夫之詩帙以送之而又序之如此復自繫詩凡五章詩曰

赫赫胄監禮樂攸司祭酒長之師氏貳之明天子作我

民極何以播敎師氏有職惟明天子惟烈祖是因烈祖始受命肇立成均天子戾止作爾多士多士濟濟惟天子使曰若康公穆穆雍雍多士濟濟惟言來從天子問道其言如鐘天子廣化其德如風維禎作頌配於樂工

題逆樂子卷 五言律

煙水風塵外先生一草堂干時無戰策却老有丹方蒲葉鈔書短松花釀酒香有時歌欵乃小艇在滄浪

夜坐一首 五言律

日落羣動息張燈坐草堂浮生百年事清坐一罏香謀拙鄰人歎幽棲世慮忘吟詩不知寐華月自流光

舟過黃店 五言律

水會魚鹽市霜清蟹稻天高橋十字港新刹四邊田樹老烏銀莢花開白玉蓮老翁誇樂歲斗米直三錢

綠陰亭詩 五言十二句

公子邁流俗澹然薄世榮華亭入幽邃永日有餘清高梧羅前庭修竹被兩楹重陰閟清晝好鳥時一鳴佳辰

展芳燕良會欣合并清歌發綺席鼓瑟更吹笙羣公盡詞客列座敬塵纓言笑遂真性觴詠暢幽情清陰與日轉不知月東生

送趙李文都水書吏考滿詩五言二十句有序

江浙粮賦居天下中九而蘇一都又居浙十五然蘇澤國也田皆枕湖藉江因水進退為凶慶使歲而恒陽則窪下皆以鍾畝之利告一有淫潦之虞颷風猝作挾波浪破隄防連阡接町淪

為巨浸此朝廷都水庸田之所由立也其職專
以水利為務遴選重臣有才幹者居之而所調
官吏遂與臺省相參蓋朝廷視水利為重故待
其官守宜重也異時官守或非其人其貽民害
覆有暴於水而民益困者然則居是職者其不
可不慎選其人也必矣書吏者其官之贊也吏
不得人而欲其官之得職也亦難矣真定趙君
季文蓋才而有風操者也往嘗為浙中司臬吏

有能稱故今都水使府縣函以書史辟於沙河尉次宜其克相其官以有成也君自奉職來隄塍益脩溝渠益浚水還故道而民受膚田之惠者君之功為多書滿例增秩七品佐貳郡縣為近民之官矣以君興除水利害之心推之吾民撫字之日民其有不受賜者乎其行也吳人士咸歌詩以餞之推予為序首而復繫以詩云

勾吳水為國桑田水相爭水大連陂湖大小吞泖淀高

盧或凢墊下土孰容眀吴萌惟悳久都水置司平治水亦多術害去利始興侃侃趙公子為吏有能聲弃流截髙岸蕪塞開通塍都府資治畫課最上農卿遷官到州縣穡事話田更推此澤物志聖化相流行

送謝太守 五言排律四十句

湖秀今三郡循良第一人武林非復舊文化要圖新海嶽東南會湖江左右鄰曽開天水國直問尾箕津府大同京尹居崇異國賔提封家萬户易俗力千鈞惜也承

平久於焉值亂頻煙華餘故市風物感殘民今日懷匡濟乘時好拊循念君多意氣滿腹貯精神別地梅凝署寒江柳孕春過船沙没屐駐旆雪埋輪黽勉猶無及窮愁不敢嗔贈言知面赦取醉寄情真勿袖烹鮮手須閒牧犢身推誠歸簡妙植善息頑嚚亂後無家世漁中有隱淪千年黃鶴返萬里白鷗親莫學張京兆應知召信臣貔貅從岳牧圖畫可麒麟

賦春夢婆七言絶句焚香雖老尚能歌聽夢道人樂府予因呼為春夢婆

黃柳城邊風雨多白頭宮女有遺歌東坡哨遍無知已
賴有人間春夢婆

小香 明日履齋買姬年又大小予名爲小香傳秋千春夢婆者白

一場春夢不須忙賸買春風又幾場一丈花開紅玉蝶
小香何日比花長

寄沈秋淵四絶句

大將軍酒誥入市貴公主鏡落田家不知有客琅玕所
獨自吹笙醉碧霞

句曲巳無張外史道士今有沈東陽裁雲剪月三千首獨虎仙官不取將

鹿皮之冠鵜鶦裾軍前不肯帶銅魚花猫望鹿拜履下知有枕中黄石書

鸊鵜水深蓮葉舫書來約過百花庄醉披錦袍上船去倩得小姬連笛床

送貢尚書入閩 巳後總十二首皆七言律詩

繡衣經畧南來後漕運尚書又入閩萬里銅鹽開越嶠

千艘升斗貿番人香熏茉莉春酲重葉捲檳榔曉饌頻
海道東歸閑未得法冠重戴髮如銀
八月初四日雪坡太守周門拓入雲居山中復度
嶺飲於水月尼寺賦詩書似太守及蘇州刺史周
義卿
文章太守早休牙五馬傳呼處士家好客新分朱露酒
題詩近在白雲窩山中子落千年桂海上人歸八月槎
水月樓頭横玉笛誤猜蕚緑是韶華

用顧松江韻復理貳守并柬雪坡刺史

仙容歸來隘九州身騎黄鵠記南遊烏衣故國江山在銅柱荒臺草木秋起舞劉琨空有志登高王粲不勝愁問君蔗境今何在秖憶當年顧虎頭

送謝太守

朝廷遣使航東海萬里南來送璽書著屐登山良不惡分符典郡復何如白蘋事業千年後吳楚封疆百戰餘今日養民方急務肯將儆算及舟車

答倪生德中來韻

綺川才子才庸峭素色成文似泖綾待詔歸來金馬容題詩寄去碧桃僧畫眉誰問張京兆多病深憐馬茂陵昨夜西堂安夢好惠連春思又新增庸峭齊魯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謂之庸峭

八月十日偕錢唐王觀海昌李勛大梁滑人過湖

赴瑪瑙山主之招題詩雙松亭

十年不踏瑪瑙石今日重登巾子峰外湖水繞玉蝃蝀

裏湖水浸金芙蓉崔老題詩欲招鶴生公說法善降龍浮雲富貴眼前見從此道人輕萬鍾

感時一首

壯志凌雲氣食牛少年何事苦淹留狂歌鳴鳳聊自慰舊學屠龍良已休臺閣故人俱屏跡閭閻小子盡封侯愁來按劒南樓坐寥落江山萬里愁

至正庚子重陽後五日再飲謝履齋光漾亭履齋出老姬楚香者侍酒之餘與紫賓生賦詩

滿城風雨送重陽雨後花開重舉觴仙客新來殷七七佳人老出楚香香千時嬾上平蠻策度世惟求辟穀方光漾亭中詩易老不須春夢到南堂

與姜羽儀詩

六韜人去無家學獨說吾鄉有羽儀太尉府中招處士湖州幕裏著賓師座分雨露黄封酒門護風雲赤羽旗湖上老夫詢出處扁舟一葉似鴟夷

主之約詩用宇文韻

我尋三十高僧閣還有支郎夜渡舟湖上風煙留晚照
山中草木帶邊秋水晶宮開碧菡萏金粟堆呼黃栗留
下馬題詩紅葉寺行人有比峴山遊

寄秋淵沈鍊師 所居號琅玕所

琅玕種得三千箇箇箇瓊臺玉樹齊秋淨雙鳧青泖曲
夜寒一虎大茆西長茸不著花猫獵深竹時聞翠羽啼
老我所須惟鐵杖不須太乙乞青藜

十月六日席上與同座客陸宅之夏士文及主人

呂布尚希遠聯句

新潑葡萄琥珀濃酒逢知己量千鍾犀柈筯落眠金鹿

鴈柱弦鳴應玉龍紫蟹研膏紅似橘青蝦剥尾綠如葱

彩雲吹散陽臺雨知在巫山第幾重

八月五日喜雨初陽臺上作已後摠六首皆七言古風

敲門空逈太史宅曳杖却上初陽臺雷從葛仙井底起

雨自黄妃塔上來官軍捷報銅鈸陌山人酒瀉白螺杯

憑誰得知詩句好山東李勛令有才

十七日過無住菴因留題鑑上人半雲軒

我訪東山丞相譜因過南墅半雲寮雉樓薜荔都蒼墓鰲補夫容大士橋萬歲藤枝神蛻杖三花樹子瘿為瓢老僧好事兼好客時作遠公蓮社招

用穌昌齡韻賦李紫篔白雲牕

紫篔之篔篔滿林白雲之雲雲復深忽見南山有真意時聞好鳥流清音翻盆玉女當牕雪棋欵仙樵石几陰為子朗歌成古調寫以老鐵斛盧琴

題夏氏槐夢軒

何人覔得大槐國國在人間人不識五馬既赴南柯侯千金更選東床客金雞一聲叫東方蝴蝶飛來春一場君不見緑林銅虎郎匍匐尚拜蚍蜉王

寄兩道原詩 二首

信公今住竹林寺曾寄吴鹽道起居戴家泊上收秋米凌湖門外好鱸魚緇衣牢相日給告清客道人新著書若問西湖湖上伴竹枝零落柳枝疎

老人雅趣近何如聞說移車雪上居甕口新包竹葉酒船頭學釣桃花魚雄文曾佩六國印綺語更著三家書兩家道郎我所愛何啻林間見二疏

聯句書桂隱主人齋壁七言十八句

至正己亥冬十月四日予偕吳興桃庭美義興高玉總夏長祐吳郡張學河西張吉富春吳毅東海徐子貞陽羡高瑛雲間謝思順同遊淞之顧庄酹橘隱老仙墓因過郁聚學聚齋見桂隱

主人供茶設醴席上與諸客聯七字句成一十韻十有八句書於齋之壁予為會稽抱遺叟楊某也

九鳳山陽漂瀆陰十年曾記此登臨仙人一去橘破斗小山重招花作金勺水研池圓洗膽老蕉書葉倒抽心瞿曇像現雲生壁木客詩成風滿林白馬胡僧經寫貝青鳥方士石旋針六花雪舞昆吾劒一索珠懸斛律琴出柙怒號斑額獸鎮籠解語雪衣禽掀髯自作蘇門嘯

抱膝誰歌梁甫吟聯得彌明詩句就內中韶頀有遺音

題朱蓮峰夢遊仙宮殿明日偕見西辨章進凝香

閣詩

青蓮老人青珮環自言昨夜夢遊海上天梯山天梯之山三萬八千丈瓊臺雙闕開天關赤藤飛上最絕頂千樹琪花散晴影通明前殿上覲玉虛翁左面長眉瞳炯炯玉翁元是太極仙手弄兩丸日月旋天扃地戶司啓閉玄牝一鑰開天先青蓮老人南極裔泰華開花一千

歲大人賦奏馬文園王藕如船澆渴肺殿前作詩明月光光采下徹下土中書堂明朝寫得凝香章蝴蝶飛來七寶床右七言長短二十句

凝香閣詩七言長短二十四句有叙

凝香閣者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張公闢之以待四方賢士即漢平津侯之東閣也客卿鐵崖楊子名之曰凝香本韋蘇州語予讀楊子記云休兵息民又曰厭兵圖治引周公仲山甫為辭夫

兵不為攻城乃森戟於左右者豈非休兵乎燕寢凝香與賢者共之豈非圖治乎周公東征成王迎歸天乃反風起禾此休兵效也仲山父徂齊宣王賴其補衮出納王命此圖治効也楊子之記之進規者至矣杭庠典教朱庭規敷楊子之記復為歌以頌云

有兵不若森於庭發天下若莊於棚汗馬不若繫於營休兵要待民力生平章政事光禄卿閣下萬卷清香凝

書生香徳生馨况復爇鼎相熏蒸緑煙一縷風度襦光
祿燕寢寢不驚蝴蝶飛來窺枕屏周公入夢話東征山
甫依稀亦言弁天既反風禾稼登告以補衮垂鴻名楊
子進規為座銘有客如此真賢卿有客如此真賢卿廪
人飽粟庖人餽鯖燕昭臺上千金輕錢唐博士起相慶
有如十八學士登蓬瀛

東維子集卷二十九

東維子集卷三十

元　楊維楨　撰

歌

盤所歌并叙

孟子稱大丈夫曰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李愿稱大丈夫曰坐廟堂則進退百官在外則武夫

前呵從者夾道喜有賞怒有刑材畯者譽其德粉白黛緑者爭寵妍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也李愿氏之所謂大丈夫人之稱大丈夫者也其賢不肖固有間矣及愿稱大丈夫之所不遇者又曰與其有譽孰若無毀與其有樂孰若無憂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此我之所行愿蓋亦潔身而往之流也亦豈得稱大丈夫哉然比於處穢汚觸刑辟徼倖於萬一老

死而後止者則猶賢耳故昌黎韓子之未遇也亦欲膏車秣馬以從愿於盤之樂也去之六百餘年而猶有裔孫曰秀之南隐公其為宋和公之七世孫宋革不言仕國朝以名節强起之辭以疾歸隱於淡滄之上名其居曰盤所盤在太行去淡滄不知其若干道里而南隐名之葢所同其隱而不必同其地也南𢡎克己風節重其所則愈於愿之徒以不遇而樂其所者也南隐

諸孫為恕又能復盤所於先廬壞棄之餘遷其所於海甸之東丘而南隐之故扁在焉固賢矣吾聞恕自幼有大志惟用力於當世者又自知不可為則為不遇於時者之為而不為處穢汚觸刑辟倖於老死而後止者也於隐之賢亦庶乎其近之昌黎氏賢愿而為叙余亦賢恕而為

昌黎之歌以歌之曰

盤之宫東丘之樂盤之土耕者讓畆叶盤之泉漁不竭

囦盤之阻外禦其侮盤之深內潛我心盤之穰實繁我族嗟盤之樂兮樂而安風雨不震兮燮澇弗奸孝以致其養兮義以廣夫急難居饒安矣體愈胖心無憂兮奚有患叶歌兮樂女盤女將和兮玫吾槃

杵歌七首

杭築長城賴辨章仁令兩郡將美政洽於衆心以底不日之成然役夫之記有不免凄苦者東維子錄其詞為杵歌

亟亟城城城亟成小兒齊唱杵歌聲杵歌傳作睢陽曲

中有哭聲能陷城

自古衆心能作城五方取土不須蒸蒸土作城城可破

衆心作城城可憑

疊疊石石巉嶒立竿作表齊竿旄阿誰造得雲梯子

剗地過城百丈高

羅城一百廿里長東藩恃此作金湯舊基更展三十里

莫剩西門一樹樟

蘇州刺史新令好不用西山取石勞折得鳳山楊璉塔

南城不日似雲高

南城不日似雲高城脚愁侵八月濤射得潮頭向西去

錢王鐵箭泰山牢

攻城不怕齊神武王壁堪支百萬兵不是南朝誇王壁

關西南子是長城

江西鐃歌二章

陳友諒起兵殺倪蠻子據龍興辨章阿爾威沙

公憲僉察伋公合兵破之龍興始平江右諸郡
無不款附至此而武功成作龍興平
繄龍興藩西江土畈章國駿龎江有砥柱胡為鴻流降
勠蠻效尤蝨賊内訌三台眏太微國士俱無雙王旅嘽
嘽鉦鼓摐天威震赫羣兇慴八郡望風咸來降武功既
成毋從從聖人南面殿萬邦　右龍興平十五句
龍興陷日憲史劉夔懷印埋土中土生瑞木一
本察伋被命為僉憲丞購印於瑞木下掘得印

來歸彶得印施諸移文遂成恢復功爲銀章復
維白金有章維國之光九鼎既峙翕元化以張大治范
金吐景耀鋩蟠螭細龜鸞翥鳳翔官臣實司之植我皇
綱孰亟且藏啓發禎祥操絜係政柄繫德是將符節允
合人文昌蕩攘充頑時乃康與國咸休萬年膺天慶
右銀章復二十句
用韻復雲松老人華陽巾歌
君不見獬豸不識字髙柱削鐵堅白簡孰辨賢不賢又

不見鵕鸃偏尚武髙屋壓虎肩五兵不理長酣眠鐵崕老狂者强項如董宣小巾褁子夏正要江東傳人間緋紫揎巳蜕風中蟬脫巾漉酒東籬邊吴淞老褐來賀我倒冠共醉春風前我歌此歌君拍手東壺西閬開洞天洞天之鶴為我雙回旋

次韻省郎蔡彦文觀潮長歌録呈吴興貳守雲間

先生

舞海鳳跳天吴八月十八壯觀天下無蓬婆之山突兀眼

前見有如祖龍萬鐸來東驅婆留一箭氣相敵强弩不用三千夫雲蜃成樓不可斬火銕搖識誰能屠招潮小兒不畏死面螯蹋浪心何麤搏桑爛若木枯單瓢古憤無時蘇東維子驚相呼長風破浪未歸去一葉欲事寰瀛圖馮誰之一疋素中有萬里河漢乘吾桴

題清閟堂雪蕉圖

洛陽城中雪寞寞袁家竹屋如箳篁老人僵卧木偶形不知太守來扣扃輞川畫得洛陽亭千載好事圖方屏

寒林脫葉風寥冷胡為見此芭蕉青花房倒抽玉膽缾
鹽華亂點青鸞翎階前老石如禿丁銀瘤玉瘿鼩星星
嗚呼妙筆王右丞隕霜不殺譏麟經右丞執政身彤廷
燮理無乃迷天刑胡笳一聲吹羯腥血瀝勁草啼精靈
嗚呼爾身如蕉不如蓂凝碧池上先秋零

大樹歌為馮淵如賦

東柯溪頭三大樹水深土厚厓石牢一株古荼槃冬藹
紅若火鏡鎔氷濤兩株老檜挺霜幹青如連弁翹雙鰲

不知人間富貴榿青紫草亡木卒紛如毛漢家根株歷
千歲當時大將誇人豪只今子孫仗大義昧始尚薄巾
車勞三槐風雲慶有待三荆湯火死已逃金鴉倒立海
底景白鳳夜餤風中膏蟠柯胃露黒石虎奇幹手接蒼
山猱惡氛西起白日翳恍惚大將排旌旄東柯東柯濟
時具豈無兵家文武韜摩挲大樹日酣卧不肯即偽從
韃橐始知后皇受命乞獨正神明扶植氷霜操我來飲
我中山醪脫巾掛樹三花髙大槐太守夢楚國大梅美

人臨漢皐大檞老雄侍我酒長箏亦即金絲槽醉歌寫入嘉樹傳竊比橘頌騷人騷

辭

桂軒辭有序

桂生於秋依於巖蓋隱之花也故小山之招者託焉代之誇郄林美燕山者非桂本志也包陽有桂軒者為馮君元卿之所築馮君有文學且有志於當世而不屑於仕進今老矣遂築是軒

之所將以終隱云夫古之君子不必以仕為賢亦不必以不仕為高仕而不得行其志之為患耳仕而不得行其志苟非時之弗偶則材之弗良也方今明天子在上側席求人如不及馮君幸生逢其時其材又非可以無用於世者方且惴焉深藏遠遁分甘與小山之招者同羣焉葢與夫代之夸郄林美燕山之為榮者異日道也使彼揚揚露才竊一名以自哆夫又不足不致

中踣而貽故林之羞則不止者聞其風亦可少媿矣嘻桂之軒人人得有也而有若馮君者之不媿於桂則尠矣是則馮君之才之號實世教之所繫也因其友程生之請為作桂軒辭二章

其辭曰

桂樹叢生兮軒之陽沐雨露兮含風霜王孫不歸兮春草歇而不芳軒中之人兮壽而康折瓊枝以為佩兮飡金粟以為糧軒中之樂兮樂無央

桂樹叢生兮軒之陰虬龍盤拏兮猨狖笑吟王孫不歸兮實勞我心

送史才叟還上饒吏代馮元贈

一門三相兩封王見說郎美文章收拾長才青眼是黃堂栢府槐廳朝暮直披玉雪倚氷霜靈山懷玉鬰蒼蒼古城隍帶仙房瑶草紫芝隨處發天香盡道如今還外好只今朝風送玉琳琅金縷唱錦帆張

調

雙飛燕調

十月六日雲窩主者設燕於清香亭侑卮者東平王無瑕張氏也酒半張氏乞予樂章為賦雙飛燕調俾度腔行酒以佐主賓之歡

玉無瑕春無價清歌一曲俐齒伶牙斜簪髻髻花緊嵌凌波襪玉手琵琶彈初罷怎教他流落天涯抱來帳下梨園弟子學士人家

雜文

陣圖新語叙

孫子論兵謂廟筭者勝無筭者不勝且敗又謂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全勝道也余猶怪今之主兵者類皆無筭之兵攻者直撞守者急退耳比之田舍摶兒三進三退不翅也余覾奉元趙信所著陣圖新語得軒轅氏屈機之法而深中今日主兵者之弊信嘗從余遊於睦州抱文武才畧而未遇知己者江浙樞府嘗官授其人言不聽則棄官去耶律氏有禮

羅其人計不用亦拂衣行余號知己而余在澤雖奇其
才而無所於用近聞中吴痛懲主兵之弊旁求天下之
善兵算者有以信姓氏達薦書者而信弗應獨與余乃
居草堂看古莫邪譚瑤水青黄虬人莫識其胸中也子
令其同遊者張憲上其圖於淮吴幕府幕府若詢曰汝
師東維子曾上皇帝書淮吴府聘而未起何如憲具對
曰欲招東維子請從信始

鐵龍道人卧石床二更月微明及紙帳梅影亦及半牕
鶴孤立不鳴命小雲童汲白蓮泉燃槁湘竹授以凌霄
芽為飲供道人及游心大虛雍雍涼涼若鴻蒙若皇芒
會天地之未生適陰陽之若亡恍兮弗知入夢遂坐於
青圓銀輝之堂堂上香雲簾拂地中著紫桂榻緑璦几
有太初易一集集内悉星斗文煥煜爚熠金流玉錯莫
別爻畫若煙雲日月交麗乎青天欻玉露涼目冷香氷
入齒者易刻因作太虛吟吟曰道無形兮兆無聲妙天

心兮一以真百家斯融太乙以清歌巳光飈起林末激華氛郁郁霏霏絢爛淫艷迺有巵緑衣若仙子者從容來謁云名襜香小字緑華乃奉大玄杯酌太清神明之髓以壽余侑以辭曰心不形神以行無而為萬化清壽畢紓徐而退復令小玉環侍聿櫝遂書歌遺之曰道可受兮不可以傳天不刑兮四時以言眇乎天兮天之先天之先兮復何仙移間白雲微銷緑兮化煙月反明余内困余亦悮矣遂寘神合玄目光尚隱於梅花間也小

雲呼曰凌霄芽熟矣

四十五日約

漢志有曰冬事既入婦人紡績女子所得日四十五何為日四十五一月三十日三十之夜分不息是一月之中恒得十五日也故四十五余觀古豳民男於宵索綯女於宵紡績則豳男女皆得日四十五者也噫豈惟豳民哉宣王之庭燎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夜如何其夜向晨則王者勤政亦繼燎於夜也豈惟宣王哉姬公聖屋

於忠則日坐以待旦孔父至聖勤於學則曰吾嘗終夜不寢是古之聖賢未嘗不競晷於四十五日也錢唐諸生有以年過冠室而失師承者及其直賢師友也遂有失時之嘆而不知力扶補人之功故為作四十五日約以策其力而程其功日讀某經若干卷寫某書若干板夜讀某史若干卷評某史若干件著某文若干道朔望講某文義若干件遵要束而餘力者有慶違要束而力不及者有讓云

毗陵行 記十月七日事

孟冬四將發勾吴彎弓揞落雙髡顱智謀無過史萬歲嫖姚無加李金吾前第巳作破竹刃三覆乃裹含沙狙常山長蛇一斷尾即墨怒牯齊奔踊王蓝孫軍呼庚癸皂鴉萬甲迷糢糊江南長技江北無蒲牢一吼千鯨呼赤杠卓入鐵甕戶鋏翅横截丹陽湖擣虛之策不出此赤手可縛生於菟當時上將陷江都至今莫贖千金軀後來飛將慎勿踈襄王城頭啼白烏如何臨期易將犯

兵忌何必不讀孫吳書烏乎臨期易將犯兵忌何必不讀孫吳書

題子昂五花馬圖 賓月軒家藏

趙公馬癖如鄧公曽騎賜馬真龍驄漚波亭上風日静想像天廏圖真龍烏雲满身雪滿足紫焰珠光奪霜目九花風細虬欲飛五色波清錦初浴祇今買骨黄金臺圉家豢牧皆駑材將軍臨陣託生死昭陵石馬空遺哀此圖年深神亦化後來何人誇筆亞不見真龍空見畫

猶得千金索髙價

題謝氏一勺軒

一勺水不滿斗我吸之勺在手上連天津尾下泄海焦口主人云小池鑿吾𨘜青天納牖吾銕厓道人踶之曰有人悟此坏雲夢吞八九

東維子集卷三十

東維子集卷三十一

附録

琅玕子來詩 六絶句

李杜文章萬丈光並驅今見會稽楊幾時過我華陽洞鐵笛一聲吹鳳凰

句曲山中張外史與君湖海結詩盟可憐遺劒隨長夜今日誰同並世名

義熙處士歸來早千古高風今尚存夫子風期正相似
東山花下醉清尊
問奇未到揚雄宅羽馭飈車總不靈會向山陰具舟楫
載將肴酒過華亭
嵇公蕭散七不堪彭澤歸來雪滿簪見說枋頭無真筆
董狐大史在江南
草罷玄經不美新萬言書已上楓宸新詩題遍琅玕所
亦念丹丘有羽人

學生徐固次韻

新詩隨手寫銀光遠寄江南鐵史楊自説蕭郎善吹笛不知孰與驂鸞凰

徐固又次四絶

一溪流水碧桃花云是茅山道士家我欲相從問丹訣赤城五色茹朝霞

道人曉起天鼓罷石盆挼水種菖陽詩成寫满白䌫紙春江人來能寄將春江陳曉山也

不向王門曳我裾秋風江上釣鱸魚仙官乞與青藜杖夜照龜文緑字書

鸕鷀潮上琅玕所渾似浣花溪上庄風前起舞鐵如意雙鶴飛來秋滿床

學士吴毅次韻四絶

三茅兄弟舊遊處萬箇琅玕隱者家雲氣團空圓似蓋丹光井出赤於霞

與君别來十日强日日憶爾鳳山陽霜林橘子大如斗

書尾須君遠寄將
雪色吳綾裁道裾鵝黄美酒換金魚詩成速向沈東老
不惜榴皮醉後書
南浹津頭買野航鸚湖便似瀼西庄琅玕主者雅好容
應遣麻姑掃石床
羽儀和韻
蠟色濤箋寫寄詩玉壺氷鑑識容儀法言願卒諸生業
家學深慚帝者師江月夜涼聞鐵笛海雲秋盡捲朱旗

文章絶似相如筆好為題詩諭遠夷

玄霜子作

道人苦寒不可出焚香白晝高齋眠繁華過眼不足惜造物戲人真可憐何如適興飲美酒未信服藥能長年人生天地一逆旅流光瞬息難留連

魯唫饒介

錢王城亂山青惟有江聲繞驛亭萬姓瘡痍勞撫字諸侯風化在儀刑圍碁别墅花連屋覔句芳池草滿汀座

是東南待君久翩翩五馬不須停

淮海秦約 宛丘陳肅賦

東南帝者之所都山川龍鳳相縈紆離宮别館三百區
紫金鬱鬱鬱今有無府中逶迤謝太守少年玉節黃金符
民食在簞漿在壺飢餔渴飲歌咿嗚華車細馬左右趨
使君歸來香滿途

鐵鷄子一解

鐵厓先生作黃將軍歌殆絕唱也絕唱不可和

門生徐固賦鐵鷄子一觧先生讀之曰可續吾貂僭書入卷

鐵鷄飛狖猿披鐵鷄鳴牧犢平鷄棲在長城長城鎮南國渴飲長城水飢食長城粟獅豸不敢觸貔貅不敢蹴毒蟒何來吹黑風南國長城一朝覆鐵鷄怒裂背毒蟒折骨死朝食毒蟒心暮食毒蟒髓嗚呼食蟒之髓心始已東海大鰌銜宿恥

華陽巾歌

鐵厓老仙冠華陽巾制作奇古喜而為之歌 吳東

野褐陸居仁賦

鐵厓頭骨如鐵堅高冠不肯著進賢華陽新巾制作古

倒垂一幅披兩肩醉來箕踞松下眠白眼不受天子宣

自稱臣是詩中仙掉頭乘風頂忽露墊角得兩人爭傳

有時錦袍淋墨涴鸊鵜冷看兜鍪帶血汚貂蟬賦歸來

古叢竹下索笑長岸梅花邊狂歌擊節自有鐵如意何須

白羽指使三軍前老夫緇撮上戴天與爾老仙相周旋

學生徐章次華陽巾歌

鐵史文章金石堅鐵史賢書草聖賢談遷父子未可稱筆削杚頭直筆當齊肩草玄亭上枕書眠不貴世間玉堂供奉之皇宣世人識不識盡呼鐵笛仙烏紗新製華陽傳七客聯翩冠似蟬或擕妓東山下或駕大舫西湖邊百年三萬六千日日日玉山醉倒春風前不知鶴書在青天黃麻一道昨夜天東旋

學生謝思順賦

黑鐵龍氣如虎光如虹黃金意氣結國士勾踐臺上長城公黑鐵龍心何雄揞為國掃煙塵空長城何巍巍砥柱東南維龍兮龍兮長城歸飢推食兮寒解衣日龍遶長城飛光抱日月聯清輝維南有猫虎最怒夜穴長城翻赤土龍兮食猫如食鼠維東有犢獱以奔日觸長城嘘大雲龍兮食犢如食豚盲老烏啄人屋責我長城殲我屬烏乎長城覆不可復黑鐵龍揞三為長城滅仇族王筍山為我樹長城碑鑑湖水為我洗長城恥直欲聞

之聖天子會稽先生楊鐵史

跋忠勇西夏侯穆爾古蘓公墓銘

跋曰春秋引天下之譽褒之賢者不敢私引天下之義貶之奸人不敢亂余讀鐵史穆爾古蘓傳信民之以為賢賢之民之以為奸奸之此鐵史之春秋也臺憲者天子之法臣也法臣不立法而鐵史立之嗚呼悕矣至正乙亥秋程文謹識

東維子集卷三十一